

玉函山房輯佚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補

史編雜史類

古文瑣語一卷

帝王要略一卷

吳環濟

三五歷記一卷

吳徐整

年歷一卷

晉皇甫謐

汲冢書鈔一卷

晉束皙

雜傳類

聖賢高士傳一卷

魏嵇康

鑒戒象讚一卷

後魏常景

目錄類

七略別錄一卷

漢劉向

古文瑣語一卷撰人缺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內有瑣語十一篇諸國妖怪相書也見晉書束皙傳其書久佚搜緝爲卷書中如仲壬崩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四年與尙書孟子皆牴牾不合然其記周晉齊宋佚事有足備史攷者亦未可盡以荒誕概之也案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抱香履條引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屨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

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此所引瑣語乃東方朔所作又隋志小說家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此之瑣語又出梁之顧氏皆與汲冢古文有別東方書唯存此一條顧書泯絕無片語可徵亦良足惜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古文瑣語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

太平御覽卷八十三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五

宣王元妃獻后生子不恆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

召羣臣及元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
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將必
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予一人命棄之仲山父曰天
子年長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將以是棄周棄之何益
天子弗棄之且卜筮之言何必從乃弗棄太平御覽卷八十五
又卷一百三十五后弗敢舉下作王召羣吏問將棄之仲山甫曰天將以是棄周棄之何益且卜筮以下
同

楚公箕服是喪王國

虞世南北堂書鈔亡徵篇引璅語注幽王又嬖孽篇引下句

案史記周本紀作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此亦記褒姒事文小異耳

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宜咎叱之虎

弭耳而服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一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

太平廣記引作晉平公至澮上

見人乘

白驂四駟以來平公之前有狸身而狐尾在其車右

而隨公之車

御覽引無有狸身以下廣記引無平公之前四字

公問師曠曰

有大狸身而狐尾者乎師曠有頃而答曰

廣記作公問師曠師

曠有之首陽山神狸身而狐尾其名曰者來

廣記無有之及

者來四字御覽無狸身五字

首山之神飲酒于

御覽無于字

霍太山而

歸其居而於澮乎見之甚善

廣記作其逢君于澮乎無甚善二字

君其

御覽無有喜焉

太平御覽卷四十 太
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一

晉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
于牀而傷其臂平公令人書之某月某日齊君戲而
傷問之于齊侯笑曰然有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
歐陽詢藝文類聚

卷十九引作晉師曠畫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
君與嬖人戲墜牀傷臂公書記之使問齊侯果如
其言

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
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旣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
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下祟

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近

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

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

路史後紀卷二羅莘注春秋左

傳昭七年孔穎達正義引汲冢書瑣語使問子產下作言闕屏必是獸也

有鳥飛從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

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

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顰南方赤質五色皆備其名

曰搖其爲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七

范獻子卜獵占之曰此其繇也君子得龜小人遺冠

獻子獵無所得而遺其豹冠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又卷九百三十二

齊景公欲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

御覽原引脫此五字

循文義補之

有短丈夫賓於前公告晏子

四字據論衡補晏子曰

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其賓者甚短大上而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

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引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

甚長而大至公曰是也

下有是怒君師不如違之

遂不伐宋也又卷三百七十八引齊景公欲伐宋

至曲陵下接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

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至是矣下有晏子曰是怒

君師至不果伐宋此是一節文而引者節刪茲合

併移補又案王充論衡死偽篇齊景公將伐宋師

過太山公夢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

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爲太山之神晏子曰

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

銳上而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矣伊尹黑而

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而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

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

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

師和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又太平廣記卷二

百九十一引云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

公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爲言其狀

四

湯誓容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卽所夢也景公進軍
不聽軍毀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注出物異志二
書與瑣語所載皆一事
而文句小異錄以備攷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
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
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
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
得已蟲矣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
九百七十八 吳淑事類賦瓜賦注
晉冶氏女徒病棄之舞囀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
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入河汾三馬

當以舞僮告舞囂自往視之曰尙可活吾買汝答曰
棄之矣猶未死乎舞囂曰未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
有間而生荀林父

太平御覽卷
六百四十二

智伯旣敗將出走夢火見於南方及夫出奔秦又夢
火見於南方遂奔楚也

太平御覽卷
八百六十九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
對曰此猶之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邪大夫爲政
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黜魯之民盜也嘯其徒
數千人驅出之陽抉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

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
手叛費囚桓子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
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
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
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國如
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
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覲然不斥
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
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

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辯哉盜也去之繫於獄中

